

超越“机器智能”回归“教学主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冷思考

胡家豪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随着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生成式人工智能概念再一次火热。尽管其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优越性，但也依然在技术更新、伦理规范、风险防范等方面存在不足，进而滋生了教育者对于其是否能够有效赋能教学，助力立德树人的隐忧。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教师权威遭到解构与重构、学生认知产生依赖与依附、师生情感或将稀释与迷失。为有力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课堂教学带来的冲击，探寻人机协同下教学主体回归的时代路径，包括搭建“教师—AI”双主体协同的教学设计架构，探寻“生成—质疑—重构”螺旋式的课堂实施路径，建构“技术指标—人文反思”双轨型的教学评价体系。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德育；教学主体；风险防范

现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作为一项变革性技术并为社会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全新应用场景，已成为被广泛热议的对象。12月16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2023年度“十大新词语”，“生成式人工智能”一词排在榜首。有别于传统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指具有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相关技术的问世，将对学校的教育教学产生更为有影响力的冲击。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最为重要的一环，何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工具性角色融入其中，并能有效做好风险防范是为重要议题。当前，AI撰写学术论文、学生作业及答案生成、“万能模板式”教案和教学设计快速产出、教师的人工智能焦虑^[1]等现象问题不断浮现，这背后映射出作为技术使用主体的“人”已然不见。因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全球技术性狂热之下，应秉持具有辩证思维的“冷思考”，这不仅关乎未来的课堂教学效果，更有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于争议之中得到发展。

一、教师权威的解构与重构：“知识传授者”与“价值导航者”

在以往的“教师—教学中介—学生”这样的教学关系中，教师是为“教的主体”和学生是为“学的主体”毋庸置疑。同样，包括多媒体、音频视频、平板电脑等在内的教学技术长期以来也一直居于辅助地位，人才是决定者和使用者。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形成可以颠覆传统教育形式的的能力，如最基本的“传道解惑”的能力已然初具^[2]。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瞬间完成信息的整合与输出，传统教师权威赖以为基础的“知识传授者”角

色正遭受着解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的角色全然消解，相反，在如今信息横流的时代，“知识泛滥”“知识幻觉”以及“不正当知识”的状况已经显现，教师作为法定的知识传播人员更应当担任起知识的“鉴宝者”“守门员”的职责，这就要求当下的教师不仅要教授知识，更应做好价值引领。虽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储备远超教师，但是教师的角色和功能依然无法替代，原因无非有两点：其一，教师专业能力的历过程。专家型教师的形成必须经过教育学相关理论的洗礼以及学校教学实践中的锤炼，最终具备教育教学的综合能力，该类型的教师不仅是教学的高手，并且能够有效处理课堂冲突和学生心理等棘手复杂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尽管可以依据海量数据提出诸多建议，但难以保障的是这些建议的针对性以及个性化。其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复刻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具身认知”。以 ChatGPT 和 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诸多的拟人的“在场”形式呈现出一种“不在场”的背景功能^[3]，因而相较于“真正在场”的教师而言，其不能真实准确感知学生的心灵世界和与学生一同复现知识的生成过程。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能够迅速、处理、生成大量间接经验，但师生的目光交汇、思维共振和情感共鸣始终是知识内化的必要媒介。

二、学生认知的依赖与依附：“学习舒适区”与“单向度的人”

随着“国产”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出现，并能与 ChatGPT 并驾齐驱，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内的用

户数量成指数式增加，并且当前学生群体在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也占据了相当程度的比例。2023年5月，据美国儿童和家庭倡导组织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中，58%使用过ChatGPT；2024年5月，腾讯企鹅研究发布的《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2024）》显示，45.1%的受访中国青少年表示“曾经使用过”人工智能产品。学生群体的广泛增加，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学生提供“学习舒适区”。这种“答案直达”模式表面上提升了效率，实则导致了学生的“认知外包”。

而这种学习舒适感、便利感以及产生的依赖感很易导致学生成为“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即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赫伯特·马尔库塞（Marcuse Herbert）在其《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技术理性主导的社会会催生缺乏批判性的“单向度思维”，这一现象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环境中愈发显著。学生通过AI工具获取答案时，其认知路径被压缩为“输入问题—接收结果”的单向链条，跳过了传统学习中“质疑—分析—验证”的多维度思维环节。如，在解决物理问题时，AI直接输出公式应用步骤，而学生不再追问公式的推导逻辑或边界条件，导致知识掌握停留在工具性层面。当学生长期沉浸在这种单向思维中，就逐渐对智能技术工具的使用产生依赖，并最终让渡其独立性和自主思考能力，形成对于自身信息茧房和“智能舒适圈”的固化。

三、师生情感的稀释与迷失：“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

当前，“社恐”一词在网络环境中已司空见惯，2020年《中国青年报》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交平台“探探”发起调研，对青年一代的社交情况展开分析。其中，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52.7%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也有55.6%的人对自身条件不够自信。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又名社交焦虑症（Social Anxiety），简称“社恐”，从社会学层面而言“社恐”指向了当代青年在社交过程中的生存状态^[4]。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加具有“拟人化”的特征，这体现在相比于书籍、视频等对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反馈更具有生机、不确定性与互动性，并且也具有更强的服从性与定制性，能够根据使用者的需求予以个性化应答^[5]。因此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通过指令来变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对话与生成风格，这无疑于为其量身定做了可以无需顾及他

人想法的“交往者”。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可以缓解学生与他人交往存在的“社恐感”。

反观目前的课堂教学，师生之间的交流似乎演变成了程序性的任务，学生“课上沉默”已成为惯习。有研究表明，随着学生年级的上升，高年级学生集体沉默的总时长更长，频次更高^[6]。这种结果产生的因素多元，但“人工智能技术进学校”是不能忽视的原因之一。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指出，身体是主体与世界互动的媒介，而人机界面割裂了师生共在的具身性基础。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答疑系统通过即时响应解决学生疑问，但过滤了教师通过肢体语言、空间调度（如走近学生课桌）传递的关怀信号，并且将教师的目光焦点从个体转向屏幕光标，消解了传统课堂中“眼神确认一点头回应”的情感闭环。

四、人机协同下教学主体回归的时代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技术革命的前沿产物，尽管在伦理规范、技术成熟度等方面仍存待解难题，但其对社会各领域的系统性重塑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时代趋势，教育教学场域亦无法置身事外。

第一，搭建“教师—AI”双主体协同的教学设计架构。在此架构中，教师需作为教学设计的“统合性主体”，承担教育价值导向与认知体系建构的核心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定位为“基础性主体”，依托技术优势履行知识检索、素材聚合及数据处理等基础任务。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构建等技术，完成教学素材的规模化整合与初始方案生成，形成教学设计的“数据基底”；教师则基于教育哲学、学习科学的专业素养，将抽象的课程目标转化为契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意义网络”，并运用认知脚手架理论设计层级化引导工具，实现教学内容的价值赋形与认知路径优化。这种双主体分工既彰显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又释放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技术赋能层面的效率优势，最终指向教学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第二，探寻“生成—质疑—重构”螺旋式的课堂实施路径。该路径以具身认知理论与批判性思维培养为内核，强调在人机协同中实现知识传递与意义建构的辩证统一。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生成开放性问题解决方案、多视角观点等，为课堂交互提供认知素材。其次，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输出内容进行逻辑解构与价值质疑，通过分析其潜在的事实性谬误、

逻辑漏洞或价值观偏差，激活高阶思维。最后，师生共同对碎片化观点进行系统化重构，形成基于证据链与伦理考量的认知体系。此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既作为课堂教学中的参与者，又作为教材意外的教学资源供师生探究。教师作为把控思维深度与价值导向，既发挥技术的认知延伸功能，又通过人际对话确保学习过程的人文性与批判性。

第三，建构“技术指标—人文反思”双轨型的教学评价体系。完善融合技术指标与人文反思的教学评价模式，需要在客观数据支撑与主观价值判断之间建立有机联结。技术指标层面，可借助数字化工具收集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行为数据，包括通过平台记录任务完成的时间、互动的频率，利用文本分析技术评估写作内容的逻辑连贯性，或通过设备监测注意力集中程度等，将这些数据转化为直观的量化指标。人文反思层面，则需要教师回归教育的本质，通过课堂观察、对话交流和学习记录分析等方式，关注学生高阶思维、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表现。这种评价方式既避免了单纯依赖数据的机械性，也弥补了主观判断的局限性，旨在更全面地把握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成长轨迹，让评价不仅成为衡量学习成果的工具，更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 [1] 赵磊磊, 张黎, 章璐, 等. 中小学教师的人工智能焦虑: 现状分析与消解路向 [J]. 现代教育技术, 2022, 32(03): 81-91.
- [2] 游俊哲.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科研场景中的应用风险与控制措施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3, 46(06): 24-32.
- [3] 苏慧丽, 张敬威. 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 智能时代教育的主体性危机与破解 [J].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24, 36(01): 12-20+28.

- [4] 段俊吉. 理解“社恐”: 青年交往方式的文化阐释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05): 95-102.

- [5] 苏慧丽, 张敬威. 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 智能时代教育的主体性危机与破解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4, 36(01): 12-20+28.

- [6] 高潇怡, 任佳妮. 情境学习视角下小学生科学课堂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9 节省部级优课视频的 Nvivo 分析 [J]. 教育科学, 2024, 40(04): 44-52.

作者简介：胡家豪（2000.6—），男，汉族，江西九江，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